



教會中的雜質： 主所警戒的三種酵

文／黎為昇 圖／Enoch

效法窮寡婦，以單純的信心勝過虛假；

學習尼哥底母，在權位中仍謙卑追求真理；

並像得醫治的瞎子，毅然離開那阻礙信心的「伯賽大」。



教會雖是由蒙神揀選的子民所組成，卻仍由軟弱、不完全的人所建造。主耶穌在世時一再提醒門徒，要警惕三種會滲入信仰群體、足以吞蝕屬靈生命的「酵」——法利賽人的酵、撒督該人的酵與希律的酵（太十六6；可八15）。

酵會在無聲無息中影響整團麵；信仰中的雜質，也往往在不被察覺時滲透人心。因此主的提醒，不只是給當時的門徒，也是給末後的真教會的重要警戒。

以下藉三種酵，一同反思：在今日的教會與個人生活，如何持守那單純、真實、清潔的信心？

一、法利賽人的酵：假冒為善、表裡不一的虛假敬虔

假冒為善的本質：信仰變成表演

「法利賽人 Φαρισαῖος」的原意是「分別」，其原始動機是期許自己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，為何最後卻淪為自以為義、假冒為善的代名詞？而「法利賽人的酵」的殺傷力，在於使信仰從「愛神」轉變成「維持宗教形象」。

所謂的假冒為善，其原意是「演戲」，耶穌提醒門徒要防備「法利賽人的酵」（路十二1），這不僅僅是針對某一群人的批評，更是對信仰標籤化和宗教

形式主義的深刻警示。他們最大的特徵，是將信仰簡化為外在可見的信仰模式，卻不知不覺在掩飾內在的實質敗壞。主耶穌指出他們的三個特點：

第一、強調外貌而忽略內裡（太二三5、25-28）。他們刻意配戴的經文，讓自己看起來敬虔，但內心卻充滿不義，像粉飾的墳墓，外表潔白，裡面卻是污穢。

第二、用教條壓迫人卻不反省（太二三2-3）。他們放大自己能做到的「什一」，卻忽視公義、憐憫與信實，並建立難以負荷的宗教標準責難人。

第三、把信仰當作擴大影響力的工具（太二三5-7、13-15）。信仰隱藏的動機是「故意讓人看見」，從而發展出「標籤化的信心」。再透過追求宗教組織的高位與追求拉比、師尊的尊稱，使「信心影響力」與「權力影響力」混淆。更甚的是利用「宗教責任」的帽子，壓迫人服從其宗教組織，並阻礙人進入真理的群體（太二三13-15）。

聖經例證：寡婦的兩個小錢——信心勝過外貌

為反擊法利賽人的虛偽，主耶穌特別讚揚一位窮寡婦的奉獻（可十二41-44）。

背景：金錢響聲代表「屬靈聲望」

在當時的聖殿制度中，人們奉獻的金額往往與其外在的屬靈形象掛鉤。奉獻箱設置在聖殿的公開區域，採用金屬製成的「號角形捐款筒」，銅錢投入時會發出清脆響亮的

聲音。因此，富人的大量奉獻不僅能引人側目，更被視為神的賜福；反之，窮人的小額奉獻很容易被忽略，甚至被無視，這反映了當時宗教制度下，弱勢者被邊緣化的現實。

真實的信心必須超越眾人的眼光

在文士被耶穌責備「侵吞寡婦家產」後（可十二40），有個寡婦卻默默走到奉獻箱旁，投進兩個幾乎「聽不見」的銅板。

當時寡婦手上的「兩個小錢」，其中一小錢（λεπτόν）是猶太地最小面額的銅幣，一枚幾乎不值什麼。因為她的信心，她選擇了把僅有的全部交在神面前。

耶穌說，她「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」（可十二44）。從人的角度來看，這兩個小錢對聖殿龐大的運作幾乎毫無幫助；在人群中也毫不起眼；但耶穌的目光卻停在寡婦的身上，因耶穌看重的不是金額，而是她的心。



寡婦的兩個小錢

這位寡婦沒有因制度的不公平而心灰意冷，也沒有因自己微小的地位而退縮；相反地，她用信心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深信祂是每日供應的源頭。正因如此，她得以在可能被忽視，甚至被輕看的環境中，依然以單純的心勝過窘境。

真實的信心產生割捨的勇氣

另外，也因為她的生命呈現出一個清楚的屬靈次序——「先神後人」。正因這樣的優先次序，她能夠放下當天生活所需，勇敢地把所有獻在神面前。她的奉獻之所以寶貴，不在於金額的大小，而在於那「完全獻上」的心志。

她的行動展現了對那看不見之神真實的信心（彼前一8），也流露出一種滿有榮耀的喜樂——那喜樂不是來自外在的給予，也不是來自感官的滿足，而是來自神本身。

因此，應對「法利賽人的酵」，我們需要效法寡婦的信心，都要單純地以清心與完全的信心與神建立關係，而不是倚靠外在的信仰標籤，來活出信仰的真實樣貌。

二、撒督該人的酵：信仰空殼化與事奉政治化

信仰的空心化：只有形式，沒有生命

耶穌曾嚴肅提醒門徒：「你們要謹慎，防備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的酵」（太十六6），法利賽人的酵是「假冒為善」的宗教面具，而撒督該人的酵則觸及另一層面，使群體崇

拜所產生的組織變質，使原本為要整合群體崇拜的組織化，淪為「權力角力」的中心。

在馬太福音中，耶穌面對兩次求神蹟的挑戰：第一次是出自於文士與法利賽人，這次可視為信心不夠堅定的要求，因為他們是希望藉耶穌行神蹟來加增他們相信耶穌的信心（太十二38）。然而第二次的求神蹟卻是惡意的，是出於不信與試探（太十六1），是帶著辯駁與挑釁的心態，而這次的事件中，撒督該人介入，耶穌因而發出了著名的警告——要防備他們的酵（太十六6）。

「撒督該人 Σαδδουκαῖος」原意為「公義」，成員大多出身於祭司家族，具備良好教養、高度學識，並掌握重要的政治與宗教權位。然而，在這光鮮外表之下，卻隱藏著深刻矛盾：

第一、信仰的空殼化。雖然撒督該人維持聖殿祭祀與宗教儀式，但他們對屬靈事物存有高度懷疑（徒二三8），加上他們不信天使、不信靈界，也不信復活，更排斥道成肉身的可能。他們維持了信仰的外殼，卻否認屬靈的實質。

第二、利益上的妥協。他們自認嚴守摩西律法，卻在政治上與羅馬妥協，藉著捍衛宗教組織權柄的理由，骨子裡是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們共同策劃將耶穌處死（約十一48-50）。

所以撒督該人的酵，正如保羅所描述的：「有敬虔的外貌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」（提後三5）。所謂的「敬虔 εὐσέβεια」，意指因為崇敬神，而所產生對神的態度，以及產生自願的順服與義務。「外貌 μὴ ὁρατός」則是指宗教形式、制度、結構的具體呈現。「背了 ἀρνέομαι」：拒絕、否認、漠視其核心實質。即使他們在道德上無懈可擊，但在他們失去反省的能力，也失去對依賴神的能力的動力。

撒督該人的問題不是沒有宗教，而是把宗教變成「外殼」；乍看之下似乎有事奉，但卻把事奉變成一種「失去信心的制度」；乍看之下似乎有敬虔，但卻把敬虔變成「失去信心的形象管理」。他們把世俗的計算帶進了事奉，把政治邏輯帶進了信仰，只維持最基本的信仰外殼，但生命卻從未經歷重生。

事奉政治化：事奉機會競爭的危機

在教會中，我們常以為凡為主擺上時間與金錢的人，就必然能同心協力。但現實卻常常相反：越是投入的人，越容易因小事爭執；越是熱心的人，越可能陷入競爭。原本單純的事奉，很容易變質成為「影響力與話語權的爭奪」。保羅在腓立比書用兩個字眼精準道出這種危機（腓二3）：

第一是「結黨 ἐριθεία」，也就是自私的野心，原意指用不正當手段謀取權位。意指一個人本有志向，本應成為祝福，卻因私心而變質，以至嫉妒、比較、競爭，甚至敵對。

第二是「貪圖虛名 κενοδοξία」，也就是虛浮的榮耀。指看見一點成就就產生過度的自我評價，甚至把舞臺焦點從「主」轉移到「自己」。

若我們的事工被這兩種酵影響的人，往往不自覺將事工以自我為中心，開始忽視別人、壓抑別人，甚至淘汰別人。他們的生命被「掩飾缺點」與「誇大優點」的邏輯占據，像掃羅王一般（撒上十五12、30）：極度渴求人的認可，卻越來越看不清自己的真實光景。

三種值得注意的現象

撒督該人的酵，不僅存在於古代，也深深影響著末後的真教會。其中有三件值得留意的危機：

第一、倖存者偏差：只講成功的結果，不講掙扎的過程。教會的見證分享常存在一種風險，即過度呈現「敘事性的成功」：「照著我說的去做，就必蒙主賜福。」然而，這種篩選後的見證往往只讓人看見成功者的光環，卻忽略了那些同樣努力、卻依然處於困境中的肢體。這不僅容易造成信徒的「屬靈焦慮」，更可能讓人誤以為「未得賜福是因為我不夠屬靈」，進而陷入更深的內疚與自責中。

第二、敬虔單一模版化。聖經中的敬虔是對神的態度，而非固定的生活模式。然而，某些信徒不自覺地將特定的生活型態——例如中產階級的優渥生活或形式化的家庭祭壇——過度美化，並以少數成功的範

例作為敬虔的唯一標準，使信徒容易誤以為「神的賜福只有一種形式」。

第三、宗教教育的僵化；只重答案，不重分辨。為避免信徒走偏，我們習慣提供「標準答案」，用複誦代替分辨。但這造成另一種危機——信徒被訓練成不會反思的接受者，當有人帶來不同角度的理解時，容易被標籤為「危險」或「似是而非」，而不是真誠的省思。若教導的訊息缺乏「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」的應用，容易導致信仰與生活脫節，久而久之，信仰脆弱到無法面對多元世界的衝擊。

聖經例證：

尼哥底母——抵抗撒督該酵的典範

那如何對付撒督該人的酵？因應的方法就是建立「尼哥底母式」的門徒生命。雖然尼哥底母身為法利賽人與公會成員，身處權力核心，但他沒有落入撒督該人那種「信仰空殼化」與「政治算計」的網羅。他同樣地位崇高、學問深厚，但他選擇了三條完全不同的道路：



尼哥底母為主安葬

第一、虛心求道（約三1-20）。願意承認自己的不足。他不倚靠地位，不以知識自滿，夜裡來見耶穌，提出困惑，尋求重生之道。

第二、勇敢發聲（約七50-51）。在反對聲中仍堅持真理。在充滿敵意的議會中，他願意為公義與真理說話，即使那不是主流意見。

第三、默默擺上（約十九39-40）。耶穌死後，當多數門徒四散時，他卻帶著沒藥與沉香來為主安葬。這沒有掌聲、沒有地位上的好處，只有真誠與愛。

教會需要的不是更多精於算計的撒督該人，而是更多願意像尼哥底母一樣的門徒：在真理面前謙卑、在權勢面前勇敢、在需要面前默默付出。這樣的生命，才是真正能抵抗那由形式、野心、政治化與自我膨脹所構成的酵。

三、希律的酵：保持最低的信仰標準而與世俗妥協

為了利益而放棄真理

耶穌曾警告門徒要防備「希律的酵」（可八15），這背景源於希律王（大希律之子）因娶嫂子的不倫之舉殺了施洗約翰，後又試圖殺害耶穌。

什麼是「希律的酵」？「希律的酵」象徵著世俗、墮落與妥協。它是指一種為了肉體的慾望、利益、權勢與虛榮，可以不顧真理

與正義的生活態度。這種酵會阻擋人謙卑的念頭，使人拒絕真理的感化。

在現代教會或個人信仰中，這種「酵」常表現為一種「最低限度」的信仰觀：認為只要不犯死罪、有去教會即可，並且對屬靈長進的追求冷漠。為了避免與世界衝突，害怕持守真理帶來的代價，選擇與世俗妥協。漸漸傾向追求名位、財勢，甚至渴望與世俗利益團體結合。

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形容這種「脆弱的信仰」是：「不聖潔」，即失去分別為聖與對神委身的態度；「愛宴樂不愛神」，也就是在選擇的天平上，傾向感官的滿足與快樂，而非給予神獨尊的地位；「心不專注於神」，也不以神為滿足的喜樂。

信仰的視覺矯正：從模糊到清晰

要除去希律那種世俗利益遮蔽的眼光，我們需要像伯賽大的瞎子一樣，經歷一場屬靈的「視力矯正」。馬可福音八章記載了耶穌在伯賽大醫治瞎子的神蹟，這個神蹟獨特之處在於它分為兩個階段，正影射了我們對主認知的過程。

第一階段：模糊信仰的階段（人說我是誰？）

耶穌首先吐唾沫在瞎子眼睛上。在當時觀念中，唾沫被認為有醫療效果。耶穌使用這種「中介物質」，或許是為了遷就瞎子初期的信心。

我們的信心初期常建立在「唾沫」上，即神蹟、人的幫助、問題的解決、物質的滿足以及傳統與別人屬靈經驗等，我們透過這些「好處」認識主。結果雖然靈性視力恢復了，但卻是模糊的，好像這瞎子看人像樹木一般。

「人說我是誰？」這階段的信仰建立在「聽說」與「別人的經驗」上。我們將自己的期待投射在耶穌身上：生病的人希望祂是醫生，貧窮的人希望祂是慈善家。這種認識雖然有部分正確，但看遠處時卻是模糊不清的。

第二階段：清晰認識的信仰（你們說我是誰？）

耶穌隨後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才「定睛一看」，樣樣都看清楚了，這是從「風聞有祢」到「親眼見祢」的過程。

「你們說我是誰？」這需要個人的探索、思考與印證。彼得在此時清楚認出耶穌是基督，但他隨即暴露了自己視力的「模糊」——他攔阻耶穌上十字架。彼得雖然口裡承認耶穌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兒子，心裡卻「不體貼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」（太十六23）。

所謂的「體貼」，意指持續對某事給予極度的關心。耶穌之所以認為彼得體貼人的意思，乃是因為即便他撇下所有跟隨主，彼得潛意識裡仍關心「我們將來有什麼？」（太十九27）。這種信仰是建立在「利益導向」之上，或為了獲得歸屬感、或為了得著

尊重、或為了實現理想。這仍是跟隨耶穌的「模糊階段」。

當我們只想在信仰中「救自己的魂」，也就是生命中充斥滿足自己的感覺、理性、喜好的思維，我們其實是在試圖「賺得全世界」，結果卻是賠上生命。

面對希律酵的兩個關鍵操練

如何面對「希律的酵」？其因應之道就是背起十字架與離開伯賽大。換句話說，要從信仰的模糊狀態進入清晰狀態，耶穌提出了幾個具體的解方：

第一、捨己背起十字架。所謂捨己，其意為對自己的想法、關心的事說「不」，放棄滿足自己的喜好、放棄以「感覺」為主導的生活、放棄瘋狂證明自我存在的野心。我想「捨己不只是自我否定，而更是讓神成為生命的主導」。背十字架不是追求痛苦，而是願意因真理而付代價。

第二、接著是離開心中的「伯賽大」。當瞎眼得以看的清晰時候，耶穌囑咐那人：「連這村子（伯賽大）你也不要進去」（可八26）。伯賽大是被耶穌責備為「有禍了」的城市（太十一21），象徵靈性瞎眼與頑梗的地方。得醫治的代價是割捨自己的過去，也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「伯賽大」——那些讓我們陷入世俗思維、追求安逸、情緒勒索或舊有習慣的環境。既然眼睛已經被主開啟，就不能再留戀過去的思維模式。

在這個邪惡淫亂的世代，許多人的信仰仍處於「伯賽大的瞎眼」或「看人像樹」的模糊階段。希律的酵使我們羞於完全委身，只想在信仰與世俗間尋求平衡。然而，主耶穌的呼召是清晰的：離開你的伯賽大，拒絕體貼人的意思，背起十字架跟隨祂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從世俗的混濁中走出來，真正看清那位榮耀的基督。



離開心中的伯賽大

結語：為教會守住屬靈的純淨

主耶穌提醒我們要防備的三種酵，正是今日教會面臨的三大雜質：法利賽人的酵使信仰「虛假化」，撒督該人的酵使信仰「空洞化」，希律的酵則使信仰「世俗化」。主的警告不是為了加添重擔，而是為了保護祂所愛的教會。願我們能效法窮寡婦，以單純的信心勝過虛假；學習尼哥底母，在權位中仍謙卑追求真理；並像得醫治的瞎子，毅然離開那阻礙信心的「伯賽大」。讓我們在末後的世代中，持守信仰的純淨、熱情與聖潔，直到見主面的日子。

